

我所見的首義開國情景

劉家麟

「中外雜誌」第九卷第一期出版，正值中華民國六十年元月，也就是中華民國開國六十週年的國家大慶典月。人壽到六十，譽為周甲，一日花甲，過去在大陸，由天子以至於庶民，都要依例慶祝一番。茲逢開國周甲之慶，全國各界將要舉行盛大慶祝，以誌紀念。本誌主持人，知我是武昌人，首義在武昌，要我寫一篇開國紀念文，也就是回憶當時起義和開國時候的情景，我生也晚，當時年甫九齡，是兩湖書院附屬高等小學堂一名初等小學生，歲月不居，忽忽到了七十邊緣，今年友人促我稱觴，我懷於谷正綱先生於他七十壽辰在許多友好之前兩句名言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言壽？」這是閑文，還是話歸正題。

許多人把首義當作開國，其實這是兩回事，首義是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發難日，據考稽：是西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。開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，日期是同年冬月十三日，也就是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元月且日，首義距開國尚有八十四天，我們的國號和正朔

「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」，就在這天由南京發出電文，昭告中外，咸使聞知。（附註：在首義與開國之間八十四天所用的年號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，併以誌之。）

大時代中說小事

紀念開國，不能不略談首義，今天够資格談這兩個偉大紀念日，當然要壽高八十以上的人，我所回憶的都是滴滴點點一些瑣事。筆者世居武昌小都司巷，前面是總督衙門（俗稱制臺衙門）右面是督練公所，後面是江夏縣署及模範監獄，左邊接近長街，再往東，即楚王臺（存儲軍火地點）工程營，左旗，右旗，南湖（均是軍隊駐地）。我的大兄於役三十二標（今之團）督隊官（今之連副），三兄充總督衙門教練隊（今之衛隊營）排長，那時我僅九齡，而性喜動，因為家住城內，家中來往的人，多半是大兄三兄的糾糾武夫，對於當時起義前後的所見所聞，往事歷歷，當憧憬着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記得那年夏天，不大

炎熱，一到八月，氣候非常涼爽。我的大兄三兄雖服役軍隊下級官，因為家住省垣，不時回家，中秋節那天的天氣，宛如秋末冬初，軍隊裏都已換上了黑呢制服，他們二人，都先後回家團聚，就便取秋季內衣，祇聽到大兄云：「這幾天外面不靜，捉了很多革命黨」。三兄亦云：「衙門（指制臺衙門）兵力不够，昨天又調了馬隊一排，擔任外衛」。這時我的母親再三叮囑我：「外面世界不好，不要常跑出去」。十八日午飯時，三兄回家說：「今天又捉了很多革命黨，昨晚審了一夜，武昌知府陳樹屏主審，今夜還要審問，我守內衛，一夜不能睡」。下午一時，我正挾着書包去上學，在路上聽說「城門關了」；乃折回家，母親叫人把大門關上，不准我出去。傍晚，大兄由他的營盤左旗氣喘喘地回家說：「我們營盤附近，抓了好多黨人，還有名冊，標統（今之團長）命令全標，不許請假，不許外宿，我特回來拿棉背心」。說完忽忽地去了。這一夜月色皎潔，平靜無事，真是「纖雲四捲天無河，清風吹到

月舒服」。翌日（十九）清晨，三兄的小伙子（今之勤務兵）回家，一進門就說：「衙門前，「殺了三個人」；我聽了，即挾着書包，跑到制臺衙門前去看熱鬧，這條路是我經常到三兄營盤去的熟路，不到三分鐘，到了東轅門；只見黑壓壓的人羣，肩摩踵接，都說「殺了人」；「殺了三個人」。我從人縫中擠進去，只見赫然三個人腦殼，排列成一字形，面目北向，每個間隔不過二三公尺，面目上被血和灰塵染得非常模糊，不知那個將每個腦殼左右各用兩塊灰磚支柱着，但屍身未見，這大概是當時官廳「示衆」之意，這三個人，就是革命正史上所載的彭（楚藩）劉（復基）楊（宏勝）三烈士是也，現在放置腦殼處所，還築了一石亭，碑文「彭劉楊三烈士就義處」。說也奇怪，這天天氣陰黯，城門時開時啓，商店多柴扉半掩，雖然市上呈現着極度緊張，但人們過久了「平靜生活」，大家也就不大考慮未來的演變。入晚，甫「起更」，（那時城內分區擊柝，由各善堂負責，人們多半不問時間，只問幾更，「起更」是二更，夜間九時）家中都要睡覺，忽聞槍聲碎碎，稍頃，由遠而近，由疏而密，父親和二兄開門探視，已知槍聲起於東北方；（這就是革命正史上所載工程營第一槍和左右旗正在發難）從這時起，一連有三四個鐘頭，斷斷續續的槍聲，不絕於耳，我的父母親及二兄還有一個姐姐，都正襟危坐，一直到天明，他們還抱怨怎麼大兄三兄都不回來一下？約莫午夜，距我家不到二百步的江夏縣模範監獄，發出怒吼了，其聲激昂淒厲，歷時不止，夜闌人靜，間可聞到鐵練叮

噹聲。

這時候總督瑞澂，及滿漢官員眷屬都已逃上了楚材兵船。起義官兵，正在解放監獄中的革命志士及許多英雄豪傑。自此以後，僅聞零星槍聲，我在大門內，屏息靜聽，只聞到過往過來的皮鞋沙沙聲。

天亮後，我見外面，一如平常，仍然挾着書包去上學，出大門，朝督署方面走，想到三兄教練隊裏去看看，那知踏進東轅門，只見六扇大門洞開，六個門上油漆的巨人持矛怒目而立，確不見守衛的活人了，心下非常懷疑，乃慢慢地經守衛舍大操場一直跑到三兄寢室，一路上闕無一人，房內舊軍帽、子彈盒、茶杯、茶壺、破襪，舊鞋等零亂滿地，我心慌了，一溜煙飛跑出營門，回首左看，大堂前罩着黃幔的公案及兩旁鐘鼓，鳳去雖然樓空，景物依然無恙。此時大門內外，已集有許多民衆，似在紛紛議論，我因未見三兄，狂奔回家。奇怪極了，真是「天與人歸」，這天天朗氣清，風和日麗，說句開倒車的話，正是：「九天闕闕開官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」象徵着中華民國開國成功了。

市上秩序井然，大街小巷，只見三三五五的革命官兵，御黑尼制服，軍帽帽徽已折掉，左臂纏白布，有的荷槍，有的佩刀，人數多的，擎着白底黑字「興漢滅滿」大幅旗幟，一個個帶笑容，且行且語，市面上非常安定，真做到兵不血刃，雞犬不驚。商店均高門觀變，因軍隊需要白布，全城布店將大量白布獻出，此外剃頭店亦開門，剪辮子的生意興隆，剃頭擔之旗杆斗（相傳滿

清入關，剃頭擔奉旨爲人蓄髮，賜有旗杆斗）及商店寺廟繪有黃龍色彩者，均令其折掉塗毀，宣傳工作，做得非常徹底。滿員大官家屬，皆隨瑞澂逃走，僅有中下級的滿人，在這大時代裏略有犧牲，間亦有仇殺的，因爲二十日武漢三鎮，整日陷於無政府狀態中，到廿一日，諮議局議長湯化龍，武昌總商會長呂超伯及起義將領孫堯欽，鄧玉麟，蔡希聖，王遇甲，吳元澤等，以軍事領導無人，乃於下午聚湧至第二十一混成協（今之混成旅）協統黎元洪宅，擁黎於諮議局，黎於開馬廠大門前殺豬宰羊，向天昭告，宣誓就任鄂軍大都督職。入晚，街頭即張有六言韻示，髡髻每句下脚均有一「斬」字，大意是造謠者斬，搶劫者斬，洩漏軍機者斬……年號是：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。事後據參加擁黎者蔡希聖云：黎知十九日軍隊有變，閉戶不出，後因大家敲門而入，黎避於後幢，由其太太黎本危代表出見，正說間，同去者跑到後面將黎氏擁出。外傳黎伏於床下，被人拉出，不免言之過甚，黎本軍人，惟賦性平庸，身軀肥碩，面相忠厚，諺者謂爲「黃袍加身」，「庸人多福」。

關於瑞澂逃上兵船後之行蹤，民國成立後，始終無一人透露，其晝夜逃走之一幕，極富戲劇性。事後據三兄戰罷歸來（三兄任教練隊排長隨瑞澂一同上船）言之甚詳：當武漢三鎮捉了二百多人，還搜到了一本名冊，名冊上又大半是現役軍人，被擄者均直認不諱，且有破口大罵者，瑞澂認爲非請示朝廷不可，乃一面殺三人以鎮壓，一面奉聞北京請示，那知各衙署繼續逮捕者又近

二百餘人，且有炸彈印信軍旗，瑞激更惶惶然不知所措，這時朝廷已令軍機大臣蔭昌派兵南下，陸軍是馮國璋第六鎮，海軍是薩鎮冰率海圻艦赴鄂，不料瑞激「逼」之愈緊，反抗力確愈大。十九日二更甫敲，義旗已舉。

這時瑞激知大勢已去，又不能率爾北歸，（清制，地方官有守土責，棄地逃走者，罪在不赦），不得已率提學使梁鼎芬，督練公所督辦鐵忠，武昌知府陳樹屏，江夏縣知縣王仕位，憲兵管帶（今之營長）果青阿，文案雙壽，教練隊管帶劉錫琪等（以上就所記憶者）及各人眷屬於十時集中文昌門碼頭，楚材兵船管帶王恩平，升火待發，這時一個小砲艇，滿漢官員眷屬戈什把總以及衛隊，擠得滿谷滿坑，約在十時三刻，瑞激令鼓輪下駛，翌晨在九江武穴江面，與奉令駛鄂之薩鎮冰海圻艦相遇，瑞激及一般官員眷屬登海圻艦，掉頭下駛，逕至上海，預備奏聞北京，候馮軍抵鄂後，再返武昌，那知不數日間，各省響應，瑞激一般逃官，也就風流雲散了。至教練隊一營馬隊一排，仍乘原楚材船折回漢口（漢口以西一小港）待命，八月廿六日，馮軍抵漢口北之黃陂縣，此隊人馬，即編入馮軍番號為第六師步兵廿四團，南北議和後，第六師改由李純任師長，適林虎在湖口稱兵，三兄還參加戰鬪，負傷退役。本來 國父倡導革命原是有組織的，因為瑞激之「逼」，激成舉世震驚之武昌一夜光復，事後有人講了很持平的幾句話：「武昌城的起義部隊，有聯絡，有組織，瑞激一班大小官員，可說無一個能漏網。反過來說，瑞激能沉着應付，一

到天明，放槍的朋友，恐怕也就聲銷匿跡了。革命終歸成功，未必是八月十九日，這也是天數註定，時代的演進。」

先是，清廷聞武昌起義，起用袁世凱抽調在小站所練之新軍南下鎮壓，馮國璋之第六鎮（鎮即師）於陰曆九月初到了漢口近郊，在橫店、三道橋、蔡甸、滯口、龜山等處前後與革命軍有二十幾天的戰役。武昌新軍原祇一鎮一混成旅，義幟高舉時，即擴充為八個師，士氣雖然激昂，畢竟不能對抗裝備齊全的北洋新軍，因之漢口、漢陽相繼失陷，傷亡慘重，黎元洪逃到距武昌六十華里之紙坊，今天在臺灣之萬耀煌是當日都督府的參謀，晝夜趕到紙坊，因為袁世凱下令停戰了，萬氏與幾個同僚，勸黎回武昌城，南北和議就從此開始了。

中華開國話從頭

清廷起用袁世凱，想削平武昌之難，而清軍進到漢口，袁世凱想利用時會，攫取政權，一面命令馮國璋就原有陣地停戰待命（九月下旬，黎元洪逃到紙坊，武昌城是一座空城，倘不停戰，民國史恐怕要重寫）一面派朱芾黃、劉承恩、蔡廷幹兩度來鄂，接洽和議，這一來，黎回到武昌城了，軍隊亦結集了，人民也返回家園了。同時各省響應，計有十四省之多，各省都督接到黎元洪電，推派代表在武昌集會，第一課：就是「制定臨時政府組織草案」陰曆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，公推湖南譚人鳳主持，十二日議決，先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，並推王正廷、馬君武、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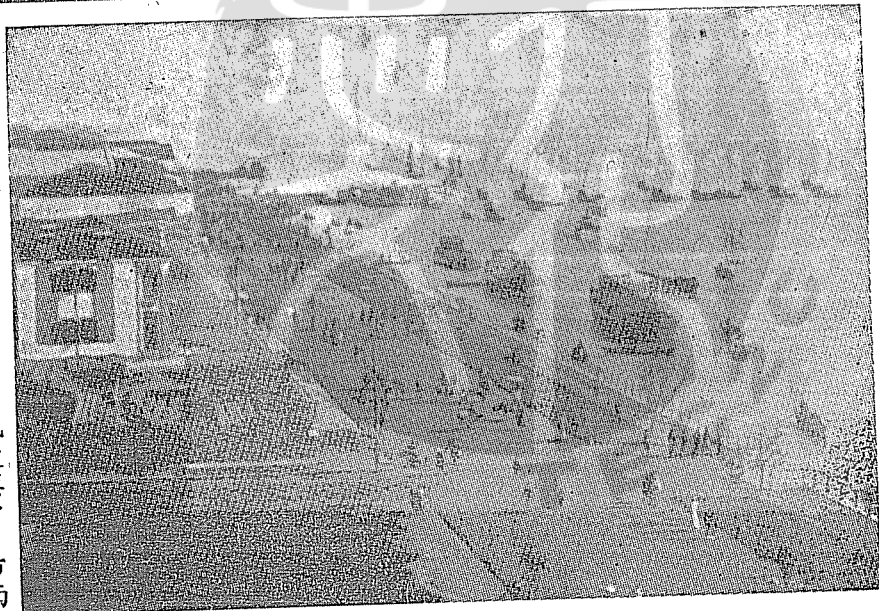
奮等三人為起草委員，不二日，組織大綱完成，即提經會議議決通過施行，同時並決議，如袁世凱歸順民軍（當時的稱呼）當舉為臨時大總統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計三章，凡二十一號，根本精神，系仿行美國之總統制，立法機關，採用一院制，名曰參議院，在參議院未成立前，暫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會，代行其職權，這個代表，就是參議員，非由人民選舉，係由各省都督指派，每省以三人為限，因為當時各省正在軍事時期，無從辦理選舉，參議員也可以說是各省都督之代表也。國父於十月中旬回國，即由上海溯江上駛，在武昌駐了幾天（我曾在黃鶴樓照相館前看到過國父與黎元洪及軍政首長照的相）。組織臨時政府是 國父面授黎元洪之機宜，旋即返滬，組織大綱在武昌制定後，派專員查滬呈核，各省代表隨即於陰曆多月初九日在上海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，十日舉行正式選舉會。依照組織大綱第一條之規定，以省為單位，各有一票權，以得票滿投票數三分之二者為當選，當時到會代表計十七省，共十七票，國父得票十六票，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國父遂於十三日由滬抵南京。當日午後在江蘇省諮議局行受任禮，宣誓就職，即以諮議局為總統府，國號為中華民國，正朔即採用西曆月日，通電中外，咸使聞知。

元月二日，宋教仁，居正，呂志伊三人發現組織大綱無副總統之設，提出修正案，修正條文計六條，其第一條係增加副總統制，乃於次日舉行副總統選舉會，到會代表十七省，共十七票，結果，黎元洪得十七票，當選為臨時副總統，另

革命軍開赴武昌郊外佈防。



武昌起義後，革命軍渡揚子江抵達漢口。市面已不驚，百姓紛集碼頭，矚看革命軍輪渡，當年革命軍之深受民衆歡迎，可見一斑。



一重要修正條文，共設陸軍、海軍、外交、司法、財政、內務、教育、實業、交通等九部，經全體會議通過後，即照規定由大總統

提出各部總長及次長各九人，徵求同意，一致通過。由上面經有考據的計算，由陰曆十月初十日在武昌制定組織政府大綱一直到臨時大總統、副總統及各部總長次長在南京正式就職，中間還在上海開過修改過條文的會，前後不到五十天順利完成，真是朝氣蓬勃，天下為公。

光復後的武昌百態

國父在南京就任大總統那一天，武昌城內掀起了歡欣鼓舞的高潮，第三日，又接到黎大都督被選為臨時副總統電，一個古老而又遭受北洋軍在龜山砲轟的武昌城，接連舉行好幾天的提燈大會，我是遊行行列之一名，所着制服參差不齊，也有衣棉袍的，一律都不戴帽，因為學校制服，都是清制的，同時在陽夏作戰一個多月，學校皆未上課，遊行學生所提的燈籠，也不一致，燈籠店趕製不及，許多人都把家中燈籠提出，這都是當時民心熱烈之一斑，惟一遺憾的，是不燃燈放鞭炮，因為南北和議未成，兩軍奉命停戰，隔江對峙，江南岸由武昌上自金口下至陽邏，江北岸由漢陽上自沌口下迄漢口湛家磯，長達六十華里，滔滔長江水，舟楫無人渡，現在隱居於中和鄉的胡康舜先生，是都督府的參謀，他說：「有一夕，金口方

面發生槍聲，北軍即透過漢口領事團向都督府提出抗議，軍務部長蔡濟民即派專員往查，胡本人即是其中一員，經查獲主犯是一名士兵，解到軍法處杖責示懲，而答覆抗議，是說步槍走火，此一公案，可見當時雖在敵對立場，而雙方均富守法精神。在這停戰時期，和議頻頻接觸，而各省援軍也紛紛到達武昌近郊，計有江南援鄂軍總司令黎天才，湖南混成協統趙恒惕，江西一個步兵協（等於旅），安徽亦有一個師在途中，四川軍隊也出了夔門沿江下駛，後來被袁世凱收買的沈佩貞女士，亦率女子軍一隊到了武昌；衝鋒隊、炸彈隊、奮勇隊各種名目，應運而生，這些這些勇士所着的服裝，一律青布，上身一排什錦扣，挖空草鞋，腳尖上綴一紅線球，頭戴英雄帽，額前也有一紅白色絨球，完全與戲臺上武松打扮一模一樣。女子荷槍騎馬，都是開風氣之先。提倡「放足」運動，黎大都督如夫人黎本危女士，在街頭露天演講，也是新玩藝，嚇得經年足不出戶的老太太們目瞪口呆。在起義初期，將大清國的黃龍旗廢了，即以白布為底中間綴以「興漢滅滿」四字，官兵左臂繫以白布一方，後來凡屬投效的不論便服軍裝，左腕上均纏以白布，後來都督府成立了，改用九星交叉名為十八星旗。

這是代表十八行省之義，國旗軍旗都是這個旗幟。後來袁世凱做了總統，又改為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色旗，這表示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共和之意。（北伐時，始用今日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）軍服帽徽是五角式，兵種領章顏色計，步兵紅色，騎兵黃色，砲兵藍色，工兵白色，輜重兵黑色，軍醫綠色，軍樂兵杏黃色，軍需紫色，在開創一個新局面短短不過七八十天軍事上如此規劃，誠屬難能可貴。最使人讚佩的。是：上自大都督下到士兵伏役，每人月支紙洋二十元，湖北向來是以銅元為本位，官錢局發行的一種票，值銅元一百枚，又名曰一串文，當時銀元每元折合銅元一串四百文左右，行情時有上下，而軍政府所發行的紙洋，硬性規定每元折合銅元一串二百文，也就是大小官吏以及兵伏月支均為銅元廿四串文，無貴無賤，一律平等，曾與參加當日起義的元老張本談起，那時從無開生活不夠的新聞，且未聽到發生貪污案件。邵百昌先生都是當日守藩庫（即省庫）的學生軍，守庫的胥吏都跑了，鑰匙還掛在庫門上，學生軍們將庫門打開，大小元寶堆積如山，也有不少碎銀，這些年青小夥子，明知道是銀子，但是從未看過，大家欣賞一番，仍舊還歸原處，鎖起庫門，前天談到這些小事，證明當時祇知有公，忘却了私。另一令人驚異的，是日本人會做生意，最先運來了大量的紙質小型十八星旗，和搪瓷小圓型黎元洪肖像紀念章。後來孫大總統就職了，又運來孫（中山）、黃（興）的搪瓷肖像紀念章，接着又運到一套一套的萬國旗，中間黃龍旗易以十八星旗，還有孫、黃、黎珂羅版印製的大肖像，這一批批的應時而興的日本貨，都是由日清公司大元九夫享九夫利丸幾艘輪船陸續運鄂，雖然賺了我們的不少錢，也振奮了當時的人心很大，日本人之經濟戰，不能不叫我們感到驚異和可怕。上面

所寫的，是六十年前的今日，我在童年在首義的搖籃所見所聞的珍聞。

我國在遜清宣統三年，為行新政，曾制訂「鞏金甌」為國歌，其詞，晦暗不明，是年因革命告成，此歌便沒有傳播出去。民國元年，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曾聘專家，撰著國歌。政府移到北京後，同年九月二十日，教育部通告全國各省，徵集國歌詞譜，不到數月，收到投稿三百餘篇，但很少佳作。翌年二月廿六日，便放棄公開徵求方式，致函王闓運、辜鴻銘、樊增祥、章炳麟、張謇、嚴復、梁啟超、錢恂、馬良、汪榮寶、沈曾植、陳三立、吳士鑑、蔡元培諸氏撰著。結果雖有來稿，但歌詞都古雅難解。最後歌詞選定汪榮寶（係汪公紀的尊人）建議的帝舜卿雲歌為國歌，原歌詞為：「卿雲爛兮，糺爛爛兮，日光光華，且復且兮」。後面再由汪加上兩句「時哉夫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時哉夫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」。歌譜都請人做好了，却被擱置不用。民國四年五月袁世凱圖謀稱帝，令政事堂禮制館，另制定國歌，歌詞歌譜都做好了，翌年帝制撤銷，亦被摒棄不用。九年四月，北京政府教育部所組的國歌研究會，決定仍用卿雲歌辭為國歌，疊句製譜，公推蕭友梅、陳仲子、王心葵和吳瞿安四人作曲。旋經國務會議議決，採用蕭氏的歌譜，並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，於十年三月卅一日頒行遵照，久懸未決之國歌，至此方告一段落。

北伐軍興後，十七年底定平津，是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戴傳賢氏提議，將國父孫中山先生

，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，在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的訓詞，採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歌詞，經會議通過後，乃公開徵求製譜，審查結果，程懋筠的一首，當選第一，經中國國民黨公佈後，在一般集會的場合應用到它，無形中成為我們思想信仰的目標，代表全國國民的意志。旋經國府委員會通過，並且明令頒佈，訂為中華民國國歌，詞意富愛國思想，曲調則莊嚴和平，歌者莫不精神奮發，聞者無不肅然起敬。

韓戰時，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，曾建議聯軍在前線的喊話，增加唱中國國歌一項，結果感動了不少中共軍隊，他們終於大批自動投降，可見我國歌之深植人心，對愛國心激發之力，是如何的偉大。我們國歌的歌詞是：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，咨爾多士，為民前鋒，夙夜匪懈，主義是從，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。」

誰 是 英 雄



“Too Late The Hero”

演主合聯星巨大三 達方利享·恩凱高米·遜勃勞夫利克

映獻正新院戲大聲樂